



南京城牆志

杨国庆 王志高 著



NanJing
ChengQiangZhi

南京城墙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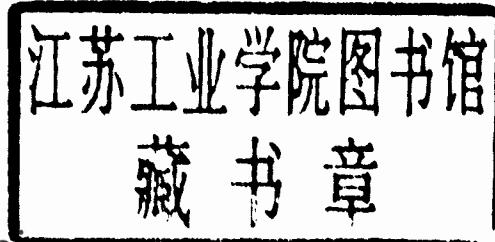
翟哲文題



杨国庆 王志高 著



NanJing
ChengQiangZhi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京城墙志/杨国庆,王志高著. —南京:凤凰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80729-161-9

I. 南… II. ①杨… ②王… III. 关隘—历史—南京市
IV. K928.7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01171 号

书名 南京城墙志
著者 杨国庆 王志高
责任编辑 高思源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刷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
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 210037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16
印张 49.75
字数 1210 千字
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161-9
定价 220.00 元
(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学术顾问

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：潘谷西

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：蒋贊初

南京博物院前院长、教授：梁白泉

学术审稿

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：季士家（第六章、附录）

南京市文物局研究员：韩品峰（第七、八章）

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：胡阿祥（绪论、第一、二、三章）

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：夏维中（第四、五章）

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：贺云翱（绪论、第一、二、三、九章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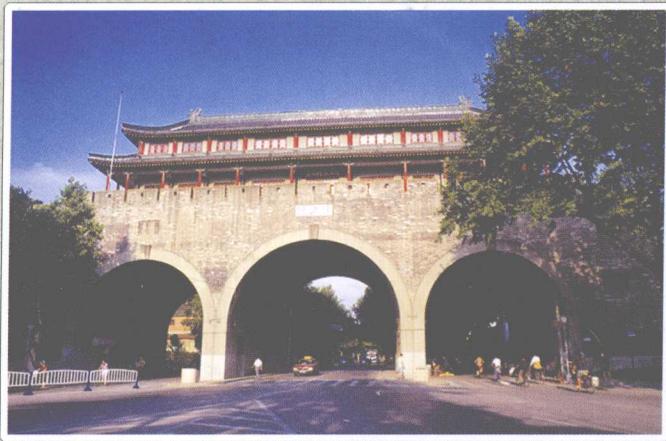
承 撰 分 工

杨国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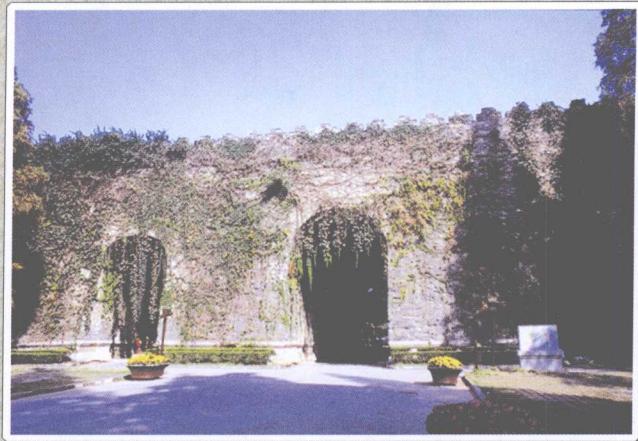
绪论、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、
附录、大事年表及参考书目（明代至当代）、全书统稿

王志高：

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大事年表及参考书目（明代之前）



挹江门



明故宫午门遗址



中山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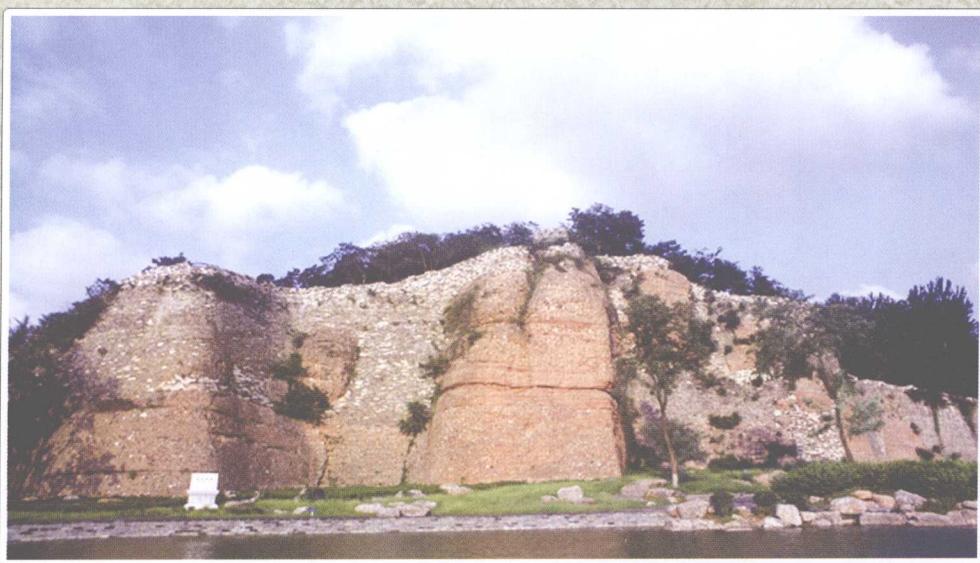
琵琶湖段城墙之一



琵琶湖段城墙之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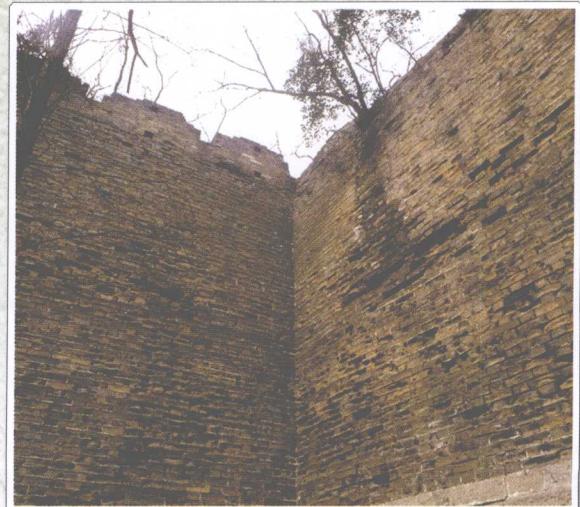
维修后的东水关城墙断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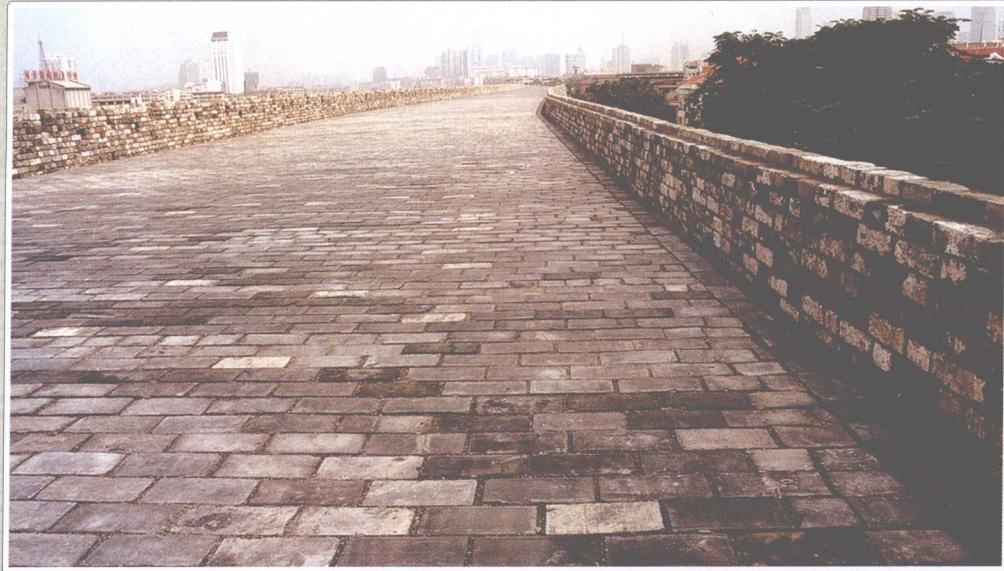
石头城



城墙拐角(前湖段)



城墙拐角(神策门段)



维修后的集庆门段城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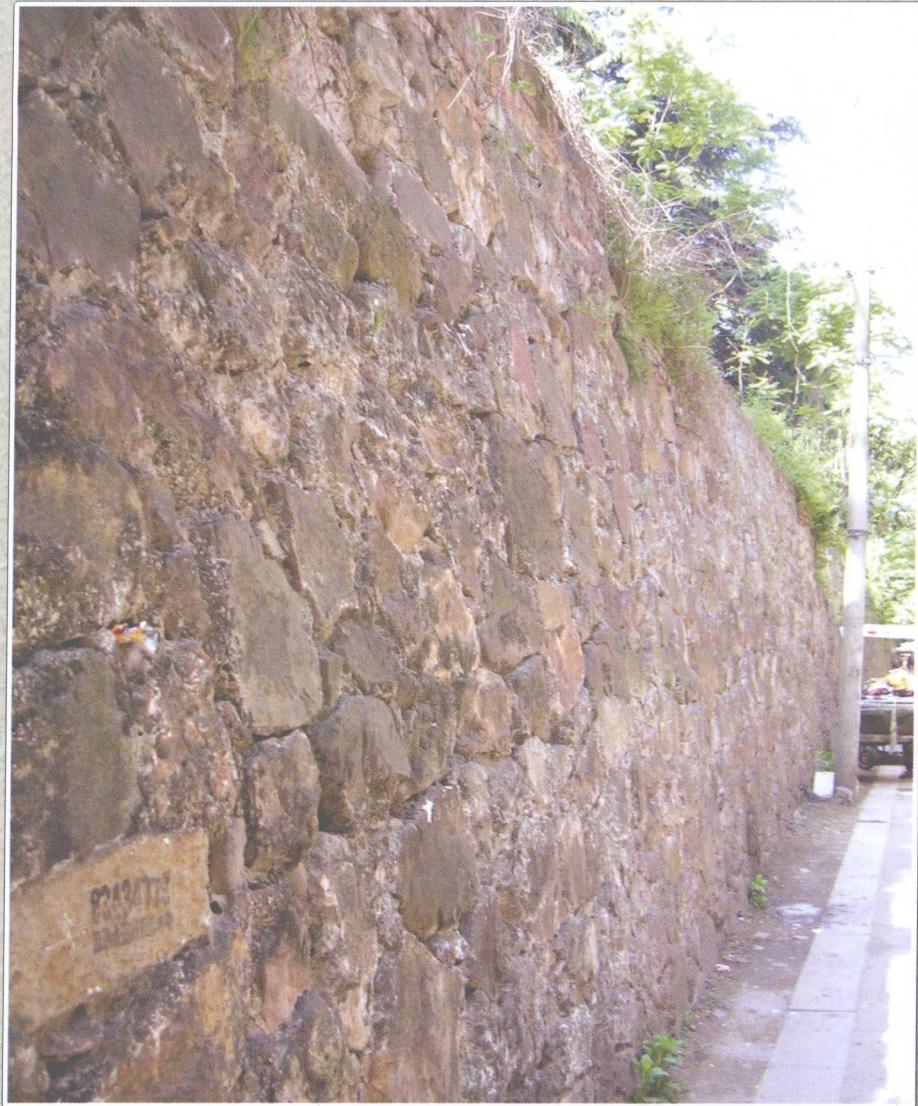
拆除中华东门留下的豁口



外郭东南护城河遗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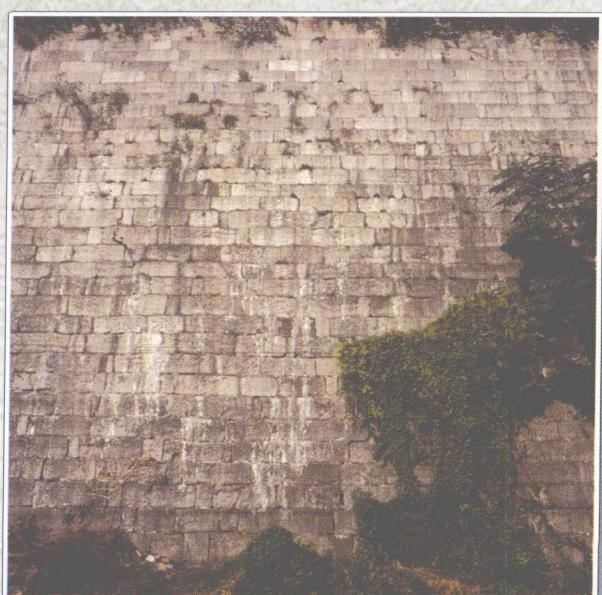
仪凤门遗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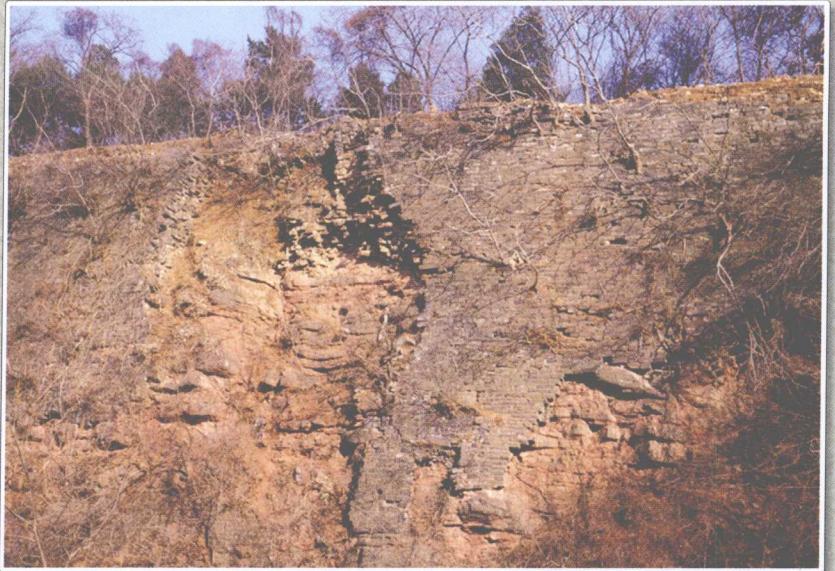
中央门向西“墙中墙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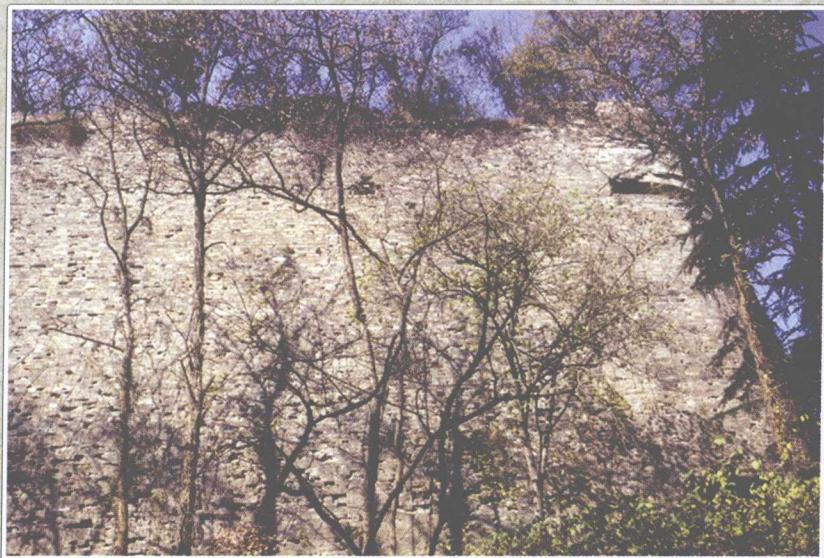
砖墙与条石墙接合部(清凉门段)



武定门段条石墙



城砖包山墙(石头城段)



龙脖子段城砖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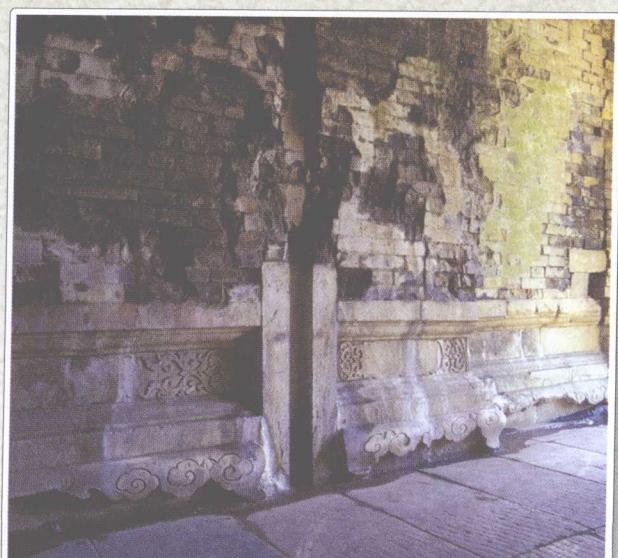
条石墙内部结构



维修前城墙顶上的旗杆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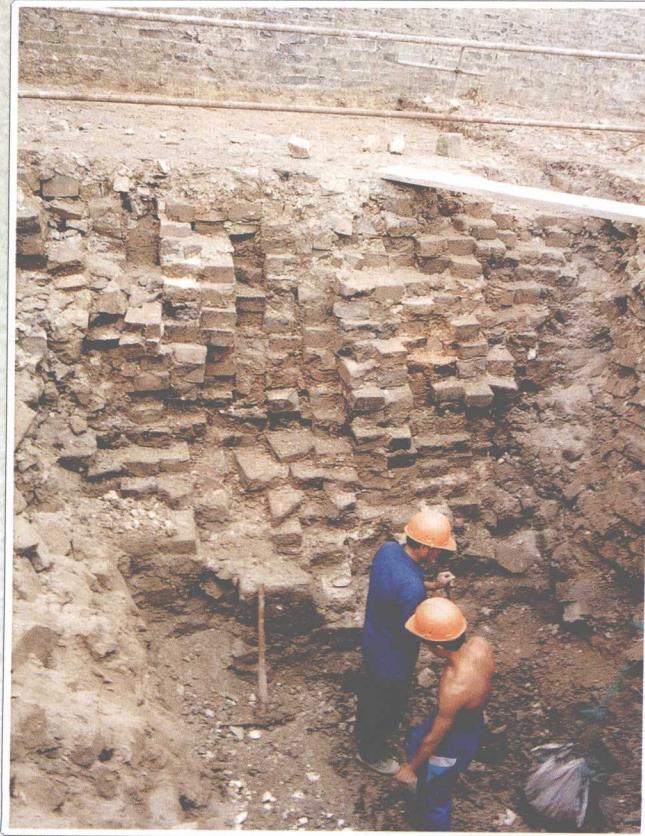
条石包山墙(清凉门段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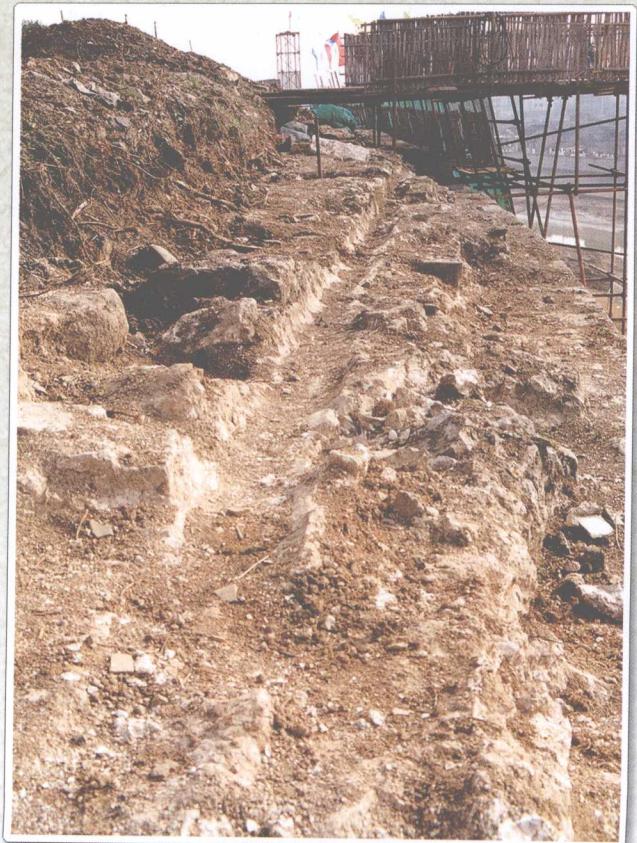
午门拱券内侧局部纹饰及闸槽



石头城段包山墙内侧汇水暗沟入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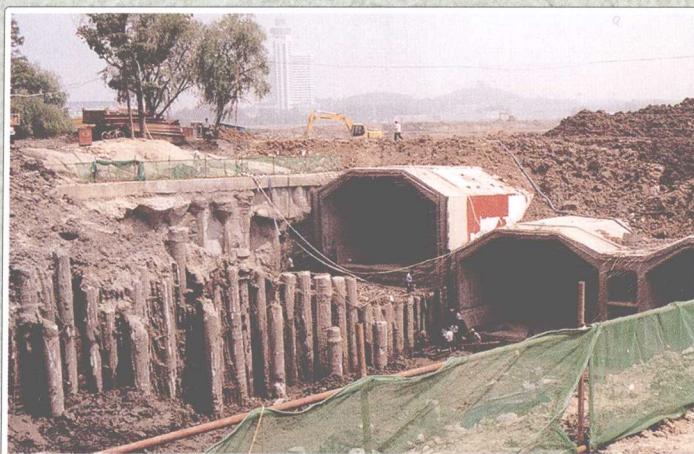
前湖段城墙外侧基础



西干长巷段墙体内部排水暗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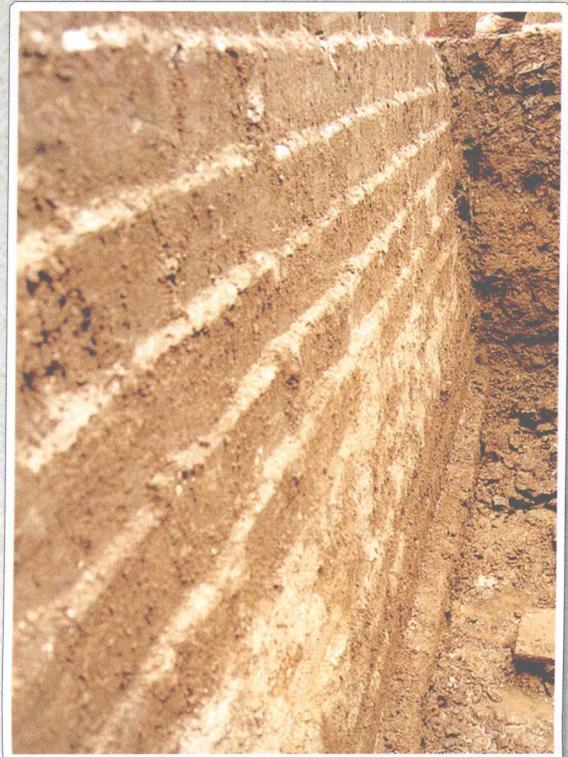
雨花门东侧城墙拐角处发现疑似“孝侯台”



开挖玄武湖隧道中发现的城墙外侧止滑桩



墙体内部砾石层之间的黏合剂



通济门段城墙底部勒脚

序

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进步。城市不仅是人类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，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，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载体，每个时代都在城市的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。保存城市的记忆，保护历史的延续性，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。

城墙作为军事防御设施，早在新石器时期的城址中就已经出现了，并在此后城市发展过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冷兵器时代，城墙在城市防御中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，早在春秋时期的《孙子兵法》就明确提出：攻城为下。最著名的战例如安史之乱中，唐将张巡据守睢阳城令十万叛军一筹莫展。又如南宋末年钓鱼城之战，宋军依托坚城一举击毙蒙哥汗。高大坚固的城墙庇佑了无数人免遭战火的荼毒，成为当时城市居民安宁生活的有力屏障。

在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中，城墙也经历了从土筑、土石混筑到砖石砌筑，从单重城墙、内外城到宫城、皇城、内城、外城重重拱卫的不断发展。但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，城墙作为军事防御工事的作用逐渐淡化和消亡，成为一些人眼中阻塞交通、妨碍城市建设的累赘和桎梏。许多地方开始逐步拆除城墙，用来修建穿城大道，拓宽道路，拆下的城砖成了建筑材料。居民和单位被动员来为城市建设义务劳动拆墙取砖取土。大片的古城墙就在这场热火朝天的“建设运动”中轰然倾倒。

在一些人为此兴奋不已的同时，另一些人却承受着民族文化被摧残的撕心裂肺的痛楚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感叹，“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；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”，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令多少人为之扼腕叹息！时至今日，仍有许多人对当年梁思成、陈占祥先生所提出的发展西郊作为北京行政中心的“梁、陈方案”，对那场北京城墙拆保之争津津乐道、争论不休。如果“梁、陈方案”得到采纳，如果北京城墙能够被保留下来，或许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将是世界上无与伦比、恢弘壮阔的古都。然而历史终归不能假设，今人所能做的惟有竭尽心力妥善保护好仅存的文化遗产，使之留传久远，“子子孙孙永葆用”。

幸运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人在逐步认识到保护城墙对于传承历史文化遗产，保存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根脉的重要意义。各级政府采取了制定专项保护法规、规章，公布文物保护单位，设立保护管理机构等多种措施来不断加强对城墙的保护。在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，城墙遗址仅有西安城墙被列入。而在1988年、1996年、2001年公布的第三、第

四、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，则分别列入了4处、3处和5处城墙遗址。更多的城墙遗址被列为省级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，设立保护标志，健全保护档案，建立专门保护机构，受到法律和地方专项法规、规章的保护。

社会公众也更加关注和支持城墙的保护。从1996年北京市文物部门为抢救北京城最后一段明城墙而开展的“爱北京城、捐城墙砖”活动，到2001年实施的北京明城墙遗址保护工程都得到了市民的热情支持。上至八旬白发苍苍的老专家，下至不足10岁稚气未脱的学童，络绎不绝前往捐赠城砖。一家祖孙三代在87岁的马宗臣老人带领下，一次次把城砖运到城墙遗址；一位市民行程几十里用自行车送来了两块城砖；还有一位市民坚持每天下班用自行车驮几块古城砖到城墙遗址，先后捐赠了数百块城砖；更有数以百计的北京市民冒着严寒、踏着残雪到明城墙修复地义务劳动。2002年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建成，古老的城墙再度走进我们的生活，流淌着城市的血脉，诉说着历史的沧桑，焕发出青春的光彩！

我们为每一段城墙，每一个城楼，每一块城砖获得保护而欣喜，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，一方面不少城墙的保护状况令人担忧，另一方面对城墙的破坏仍在继续。2004年10月、2005年9月，山西平遥古城先后两次发生城墙坍塌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。对平遥古城的勘察结果表明，这处世界文化遗产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瓮城、角台、马面、大墙及便门等处存在危险点50多个，其中特别严重的26处随时有坍塌的可能。如此严重的险情不仅让守护城墙的文物工作者忧心忡忡、寝食难安，也给关注和热爱着城墙的人们敲响了警钟。2005年夏季，临汾古城墙破坏事件震惊了全国，某企业为了建设职工住宅，不顾国家法律明文规定，强行拆除具有1500年悠久历史的临汾古城墙，尽管文物部门多次送达要求停工的通知，尽管文物系统职工手挽手形成捍卫文物的人墙，尽管一些社会贤达和民众通过各种抗议活动阻止破坏升级，但是建设者不惜以身试法，居然对古城墙保卫者大打出手，气焰嚣张。

南京是六朝古都，虎踞龙蟠之地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明南京城墙和明清北京城墙无论在高度、厚度、基础、建材、布局和防卫设计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成为中国古代城墙建筑的代表作。在明清北京城墙大部分已不存于世的情况下，还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得以保留的明南京城墙更加弥足珍贵。1988年南京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为加强南京城墙的保护，当地政府先后制定了《南京城墙保护管理办法》、《南京城墙保护规划》等地方性专项保护法规和保护规划，设立了专门保护管理机构，对长达7公里的城墙进行了维修及环境整治，占现存明南京城墙的近三分之一。最为可贵的是，在南京市民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，有关部门先后回收了散落在各处的城砖达600余万块用于城墙的维修。

南京城墙的保护工作成果喜人，对它的历史和现状的科学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。杨国庆先生多年来孜孜致力于南京城墙研究，历经7年终成大作《南京城墙志》，对南京城墙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详尽的科学论述，对南京城墙的研究当多有裨益，其中以南京城墙设计思想为道家堪舆术的观点尤为独到。友人王军先生多年来为保护北京古城奔走呼吁，以《城记》而闻名于学界，

因与杨国庆先生交厚，故邀我为杨先生新作作序。我与杨先生素未谋面，然拜读其诸多著述，深为杨先生痴迷于历史，挚爱于文物，固执于钻研的精神所感，自己也曾对城墙保护倾注心力，可谓“心有戚戚焉”，故而提笔做此短文，权充为序。

国家文物局局长

单霁翔

2006.2.24

序

众所周知，“城”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很早，即指都邑四周的墙垣。古人筑城，大抵用于自卫，即所谓“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环而攻之而不胜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，然也有“国之功德，崇于城墙”（王充《论衡·须颂》）之说。南京的城池，略晚于中原地区，但至少也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初始之建，主要也是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，这一点与中原城池的起因，大体一致。

南京，作为十多个王朝或政权的都城，历朝历代，都十分重视都城的营造和利用，由于战乱不断和政权频繁交替，今天，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南京城当时的面貌了。江山不幸诗人幸，在刘禹锡、韦庄等诗人留下的诗篇中，我们分明还可以感受得到，石头城、台城的墙垣上，刻满着一个个王朝兴衰的印记和诗人对“六代豪华俱归乌有”的感叹。

南京明代以前的都城，已经被历史尘埃湮没，今天能看到的已是明朝的景况。但正如历史无法割裂一样，明代的南京城墙，也是对前代都城的继承与发展，并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形态。

元明易代，明初统治者定都南京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大一统政权惟一一次定都南方，作为政权的象征，明朝统治者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城池，所以，明代南京的城墙，不仅在南京城的历史上，而且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“人尽其谋，地尽其利”，是后人对明初南京城墙在设计思想、管理制度、营造技术、建筑材料和筑造工艺诸多方面的高度概括。明代南京的城墙，在运用中国古代都城营造传统设计理念与手段的同时，更加突出以皇权为设计原则，以城墙的坚固高大为营造标准，不惜代价地追求“非古之金陵，亦非六朝之建邺”的“一代之制”，故其形制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。这也是南京城墙受到中外学者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，南京的城墙总是处在一种建、毁、修的状态下，研究、保护、利用、开发一直存在着许多困难。可喜的是，近二十年来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工作，加大了对各类文化遗产保护与投入的力度，南京城墙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，省、市政府数年不间断地对南京城墙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，并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果，如今，南京城墙风光带已初见成效，南京城墙也被列入国家“中国明清城墙”组合“申遗”项目，这充分说明，南京城墙在当今社会文化生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作用。

在对南京城墙大规模保护与维修的同时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。在近十年间，先

后出版了一批相关性的研究著作,这些学术成果的问世,为人们了解南京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,展现城墙丰富的文化内涵,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《南京城墙志》就是其中之一,作者经过八年的辛勤耕耘,得以完稿,这是学术界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。

我在读完这部书稿以后,有这么三点印象:一是史料丰富。全书依据正史、方志、档案以及可信的野史,甚至文学作品,相互考证比较,立论合理有据,具有很强的科学性,是一部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学术专著和地方文献。二是有较高的研究水平,体现出丰硕的研究成果。作者对南京城墙研究中一些历史遗留的难题,有了突破性的进展,书中有很多的创新之论。三是由于全书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,其中不少资料尚属首次发表,有的还是作者实地考查的成果,这就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

我曾在南京市文物系统工作了十余年,其间,南京城墙作为当时南京为数不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一直受到社会关注,也是当时文物局工作重点之一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批准成立了展示、研究南京城墙的专题性博物馆——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。建馆之初,急需一批有志于南京城墙研究的工作人员,在南京市作家协会推荐下,杨国庆先生从工厂调到了博物馆,国庆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勤奋,他以勤补拙,在不长的时间里,便发表了许多有关南京城墙的文章,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我后因工作岗位调动,离开南京文物系统已经好几年,但对杨国庆、王志高等人研究南京城墙的动态及成果,仍时有所闻,并为之感到欣慰。《南京城墙志》一书的完成,是他们最新、为之付出最大劳动的一项学术成果,应作者多次盛邀,并对南京城墙有所感,是为序。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

何云

2007年3月3日